图片来源@视觉中国

文 |表外表里，作者 | 曹宾玲、付晓玲，编辑：Reno

抗原检测显示2条杠的瞬间，九丽如释重负。

害怕考试期间阳了，在距离考研还剩半个月时，她主动接触了一位阳性朋友，抓紧时间阳。

九丽把这看似荒唐的行为，发在社交平台上，没曾想应者无数。一众考研人纷纷表达着愤懑与无奈。

虽然主动“求阳”不可取，但这种心情不难理解，近几年考研竞争愈演愈烈，上岸越来越难。可以看到，2020年至今，往届考研生（二战三战等）比例，超过了应届生，并持续上升。

基于此，相比于奥密克戎的折磨，九丽们自然更畏惧考研失利。毕竟一旦如此，不仅意味着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，而且再战，形势将更加激烈。

数据显示，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457万，预计2023年报考人数或将突破520万。

但变数面前，到底是“天选考研人”，还是“陪跑者”，往往不由当事人控制。

天选小阳人，逃不开就“加入”

蜷缩在隔离室的小床上，承受着又一轮大锤抡头般的痛楚时，罗洋心里充满了对半个月前所做决定的悔恨。

疫情彻底放开前，他们学校因为食堂出现了阳性病例，担心后勤保障有困难，11月中旬就放假了，并且动员大家最好提前返家。

正备考的罗洋，考场就在学校附近，如果回了老家，一去一回就得花2天在路上，这放在分秒必争的最后一个月，多少有些为难。

且他的原计划里，这段时间是要把落后一大截的政治肖四和英语作文，都冲刺一下的。

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室友都要回家的消息，让他“灵机一动”：寝室里都没人了，留下来岂不是更安全？

想通之后，他火速给辅导员写了留校申请，继续备考复习。

待了小半个月，一切风平浪静，没有了室友的打扰，罗洋的复习效率直线拉升，他还暗自庆幸，自己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。

一直到12月5号，他毫无征兆地开始忽冷忽热，依然心怀侥幸，想着或许就是着凉了，蒙头睡一下，就能缓解。

但事实是，他这一觉从中午睡到了晚上10点，人直接倒了。他想喝水，但爬不起来；想打电话求助，畏光看不清手机，最后扯着喉咙通过语音助手，拨打了老师的电话。

毫无疑问，他阳了，而高烧昏沉只是开始。被送到隔离室的第二天，罗洋开始全身剧痛，据他回忆，“如果将这个疼痛分等级的话，大概是持续6级疼，隔几分钟疼的想尖叫。”

等身体疼痛感消失，接着是反复复热、头被大锤抡的感觉，折腾了七八天，罗洋才从隔离室走着出来。

但人没事了，复习计划却泡汤了，病中耽误的时间不说，剩下的10天左右，他想再冲刺一下，但发现看什么都是脑袋空空，很难进入状态。现在，他已经不苛求多记住什么，只要之前的知识能发挥出来就好。

相比后知后觉的罗洋，二战的九丽更有危机意识。

九丽本科学的是艺术设计，一战考研落榜后，她在家里的资助下，脱产租了半年的考研自习室，专注备战。

以往，九丽总是因为害怕没有别人待在自习室的时间长，而陷入时间恐慌。但现在这种情况逐渐瓦解，每天来自习室的人都在变少。一打听，不是已经阳了，就是担心在公共场合被传染，居家了。

可谁都知道，这是一场无差别的狙击，没有人逃得过，被狙中只是时间问题。九丽不害怕中招，怕的是考试期间中招发作。因为这可能让她一年的辛苦，又付诸东流。

但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九丽还是没有丝毫病症出现。她当然希望这种情况能持续到考试后，却又担心自己没那么幸运。

内心极度拉扯的焦虑，让她复习效率和睡眠质量都出了问题，白天，会盯着眼前的题目，走神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；夜里，时常被梦魇惊醒。

不堪折磨下，九丽决定主动出击。她询问了几个朋友和自习室同学的情况，选了一个症状发作相对最轻的，和她待了一下午，主动求阳。

12月8日，发热症状如期而至，她一边摊在被窝里烧得满脸通红，一边觉得心安。（注：主动“求阳”不可取，切勿模仿！）

事实上，从考研枪声打响，考研人就开始披荆斩棘，奥密克戎只是其中的一个关卡。而在无数关卡阻碍下，尽管目的地很明确，冲刺的结果往往不可控制。

独木桥随时会变成“走钢丝”

对许多人来说，考研的过程都是不想重温的痛苦。

本科就读于某211农学院动物科学专业的思哲，大一时了解到学的专业，毕业了多是去各大农场或农业企业，前途灰暗，就决定通过考研，脱离这个坑。

在恰好被经济学院的朋友拉去听了一场金融大咖讲座后，思哲将研究生方向定为金融方面，且目标直接锁定复旦大学。这在外人看来有些“异想天开”，但他认为事在人为。

从此，当室友在游戏世界呼朋唤友酣战时，他在CFA培训班上，埋头苦记那些刚认识的金融名词。当大家周转于一个个社团，尽享青春时，他泡在图书馆查资料。当同学纷纷脱单时，他只有图书馆熄灯后，拉长的影子相伴。

走到最后冲刺阶段，思哲已经把专业课完全背了下来——复旦有4本教材，本本四五百页，其他专业相关书籍，更是翻阅无数。

但跨考的高山很难跨越，苦行僧一般的努力，没有换来成功上岸。“最后一门考完出来，我差不多就知道自己考不上了，因为专业课完全不对头。”

事后总结，思哲将失败归因为学习方法不对，只能事倍功半。

把自己关在房间痛哭3天后，思哲重振旗鼓投入二战，这一次，他报考了一所211院校，相对比较好考的方向。

据思哲介绍，他当时想的是，相比偏宏观，题目很考验金融素养的复旦，这个学校偏微观，出题方向以计算为主，对跨专业考生比较友好。

结果他押中了考试——二战考研分数比学校上一年的录取线，高了二十多分，却没猜准规则。

突发疫情影响下，和他一样抱求稳心思的考生激增，报名人数太多之下，学校虽然扩招了，但也将分数线提高了近30分，思哲以一分之差惜败。

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九丽。囿于所学专业学历越高越有竞争力的特性，九丽也是早早就锁定考研。

一路过关斩将走到最后，她一战成绩比国家线高了近二十分，却也没能读成研。

因为恰好在去年，她考研的院校，出于对她所报考的那个专业前景的担忧，大幅缩编——导师缩减成一人，招生人数缩减了三分之二。独木桥骤然变成细钢丝下，她止步于复试。

如此变数下的失利，让九丽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，“那段时间在家里，动不动就不由自主地流泪，神思不属，让我择个菜，我能把根留着，青菜叶子全扔了。”

这种状态被父母及时按住了，他们告诉九丽，一次考试而已，不能决定人生，如果觉得遗憾，可以再考一次。九丽被说服，也就有了二战。

然而二战没有更轻松，九丽觉得在考研自习室的半年，时间都是灰色的。

原本九丽去自习室租小格子间，是期望在集体学习氛围下，能专注备战。可刚站上比拼的擂台，她就被吓到了。

自习室里有些人为节省时间，一天都只吃自带的面包，尽管自习室就在商业区，楼下有很多餐馆。而晚上10点回去，早上5点多就又到自习室学习的人，更是一抓一大把。

竞争氛围“传染”下，九丽陷入时间恐慌，时常逼自己通宵复习。但没多久，身体就出了问题。又一次通宵学习，到凌晨5点就感觉喘不上气，她感到害怕，才不敢再内耗。

九丽的害怕是有道理的，半铁二战失利就是败在了健康上。

当年高考，一向学习很好的半铁发挥失常，只上了一所普通一本，从此考上985研究生，成了她的执念。

从入学起，她就化身“拼命三郎”，成功转到学校王牌专业的金融系，随后朝着人大的金融专业，一路狂奔。

一战考研落榜后，半铁很快调整状态回乡下备考二战。乡村幽静的环境，爷爷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她的备考之路渐入佳境：每天7点半起床，11点休息，节奏保持得很好。

但毫无征兆的，她的身体突然崩溃。前后四个多月，她的体重增加了70多斤，脸上出痘出的令人心惊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得了胰岛素抵抗，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糖尿病。

巨大的变故，让半铁的专注备战又一次泡汤。“专业课考试时，我对着全是主观题的卷子，发了二十分钟呆也不知道怎么下笔，就知道自己的二战又完了。”

屡战屡败之后，面对失落的两年，考研人难免会陷入自我怀疑，背上沉重的包袱。不幸的是，他们除了要跨过自身的坎，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和舆论的压力。

跌下桥，要被反复鞭尸

坐在课桌前，李欣竖起耳朵，听母亲在外屋进进出出好几次，才终于下定决心，起身拦住对方，扭扭捏捏说出自己想买一套网上课程的事情。

听完她的理由，母亲爽快地给她的微信转了钱。但越是顺利，李欣心底的愧疚就加重一分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她全职在家考研，自身没有太多积蓄，大到几千元的专业辅导班费用，小到几百块的资料费，都得伸手向父母要钱。

父母望女成凤，对她学业上的追求全力支持，奈何她努力的程度跟不上内卷的速度，涨分速度也追不上复试线的上涨速度，连考2次都落榜了。

随着战线越拉越长，李欣逐渐成了亲戚口中，表面备考、实则在家蹉跎岁月的“啃老族”。

每次家庭聚会，她考研屡屡受挫的事情，都要被亲戚拉出来“鞭尸”。“各种难听的话层出不穷，好像我欠了他们似的。”李欣愤愤道。

今年过年，她临时被母亲叫去顶一下位置，没想到麻将汇，变成了她的“批斗会”。

坐她对面的亲戚，一边摸着牌，一边笑嘻嘻地关心她的考研进度，打完两圈，又透露她们生意圈子里认识的人，家里差不多都有读研的孩子，很多还是名校，可以介绍给她认识。

李欣全程敷衍，把不耐烦写在脸上，但对方不依不饶，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，自顾自地替她分析起形势来，甚至打牌出来的时候，气势都大了不少，把麻将撞的啪啪响。

而李欣的怒气，也在一声声嬉笑中飙升，直到对方说出“现在的孩子就是好高骛远”时，再也听不进去，挥手把牌一推，转身离开了是非之地。

“当着我的面都这样，我妈平时要应对的闲言碎语，简直不敢想。”李欣非常生气。

虽然她知道父母不会将这些放在心上，但面对风言风语很难不心梗，更何况同学、朋友们都慢慢走上正轨，自己却一无所获，对考研深有执念的她，焦虑日益加深。

而急于上岸的痛苦，让她的三战开始陷入内耗：勤奋的时候，可以连续好几天学习12个小时以上；摆烂的时候，人虽然在书前，神思却已经不在了，手机一刷就是一整天。

每次浑浑噩噩之时，她只能狠狠掐着手臂，警示自己：三战再不上岸，就要坐实“啃老”的名号了！

相比还在苦苦支撑的李欣，同样不想拖累父母的思哲，却等来了柳暗花明。

二战失败后，深陷自我怀疑的思哲，从混沌中惊醒，“我当时很不甘心，但也觉得不能再让父母养着。”

然而踏上求职之路，新的问题在等他。对思哲而言，做本科对口专业是不可能的，但找金融方向的工作，没有对应的学历，进展并不如意。寻觅一个多月，才收到了一个数据分析的offer。

而入职后，自己野路出身的理念，和公司学院派作风屡屡起冲突。

一次，因为思哲坚持按自己的观点，团队内争论不下，拖慢进度，同事和他大吵一架，惊动公司人事警告他：觉得无法适应，可以去找更合适的平台。

遭受“毒打”后，思哲收起满身的尖刺，沉下心来正视工作。随着连续参与的几个调研分析case，顺利完成，同事们感受到思哲的改变，和他的关系大大缓和。

一个跟他走得最近的同事，看他有在金融圈走下去的打算，就劝他还是去考研。毕竟这个行业要长久，学历敲门砖必不可缺。

思哲深思熟虑下，在差三个月考试的时候，裸辞备考三战，报考的还是二战的院校。

说不准是经过历练后的心态起了作用，还是此前的积累在支撑，这一次他顺利上岸了。

相比于思哲，半铁的认知清醒，更来自于内在。

从二战考场出来，半铁掏出手机拍下了教学楼对面正西坠的太阳，发在微信上，配文是：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。

父亲打电话过来，安慰她只是运气不好，可以再试一次。但半铁明白，自己考研一定程度是一场执念，不值得再耗下去了。

接受采访时，她已经在新一线城市找到了心仪的工作，工作环境和压力适宜，身体也调理得好了很多，半年多瘦了50多斤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九丽、半铁、思哲、罗洋、李欣均为化名）